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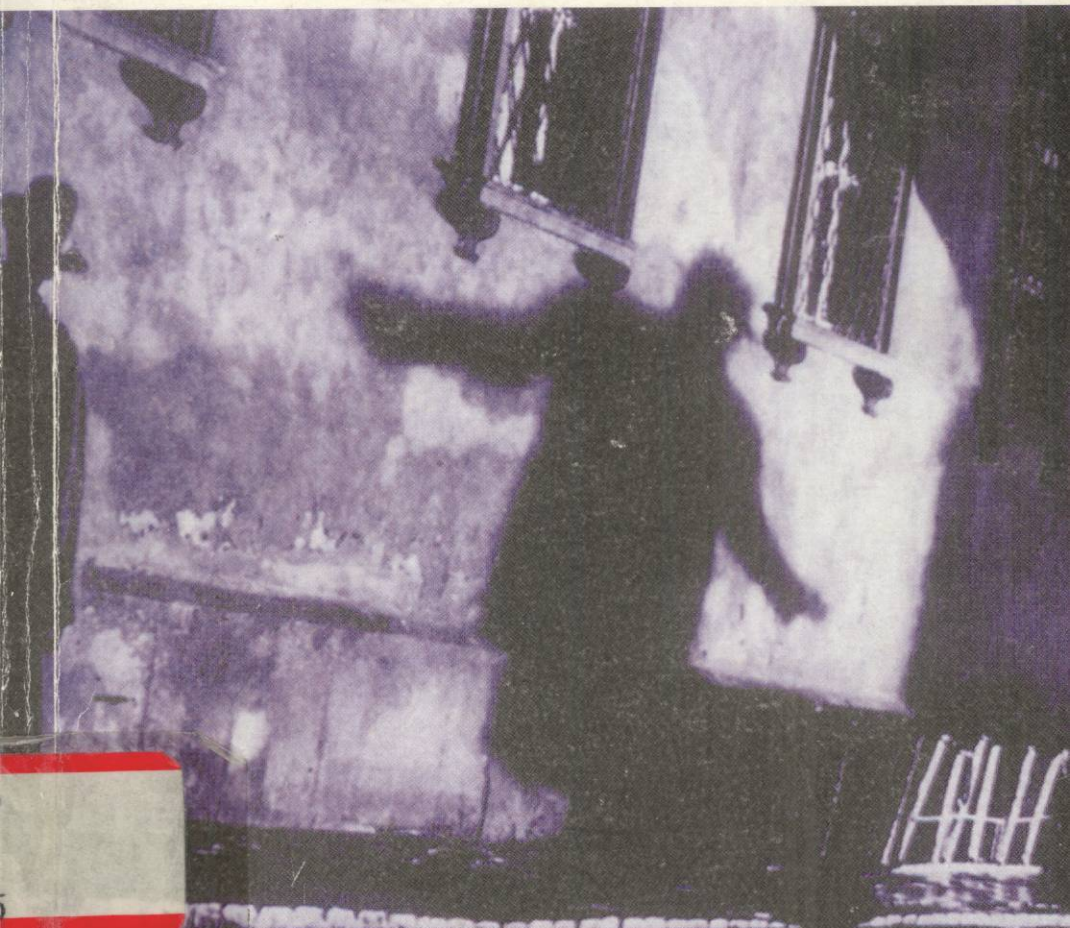
冯 华 推 理 悬 疑 系 列

雅致的恐怖，绵密的推理，纤细，敏感，直指人心

冯 华 著

如影随形

T h e S h a d o w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1247.56
200201
F-2

如影随形

The Shadow

冯 华 著



凤凰传媒出版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 A 1 1 3 6 6 8 5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影随行/冯华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 - 7 - 5399 - 2487 - 8

I. 如... II. 冯...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03901 号

书 名 如影随行
著 者 冯 华
责任编辑 雷淑容
责任校对 笑 笑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2487 - 8
定 价 1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1

米朵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普克的。那时米朵从医院辞职已经两个月，除了偶尔独自外出看一场电影，大部分时间都是闷在房间里看书、听音乐。米朵的一位朋友要出国，大家便找了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办了一个派对，米朵也被拉了去。参加派对的人很杂，认识的朋友没几个，朋友的朋友倒是一大堆，互相介绍，彼此寒暄，都是一些场面上的套话，米朵心里有点不耐烦，一个人缩在角落的沙发上翻杂志。这时米朵的朋友拉了一个陌生人走上前向她介绍。米朵只得站起来和那人握手。

朋友介绍说那人是市公安局六处的普克，接着向普克介绍说这是省人民医院——还没说完，米朵忙打断说：“我已经不在那儿了。”

朋友有些吃惊，一问才知道米朵已经从医院辞职了。米朵简单地说：“以后有空再细说吧。”她没太注意朋友的惊诧，倒是注意到普克的神情。普克微笑地看着米朵说话，并不插话，但目光显得很专注。米朵不知咋的，隐约对普克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三个人聊了一会儿，朋友便到别处忙去了，只剩下米朵、普克站在那儿。

米朵有些好奇地说：“你看上去不太像公安。”普克皮肤白皙，瘦高个儿，俊朗斯文，像是大公司里的白领，或是机关里做文案工作的。但米朵

刚才已经听朋友说了，普克在市公安局刑侦处工作，专门负责办理刑事案件。

普克微笑起来：“你也不像我印象里的医生呀。”

“你印象里，医生是什么样？”

“表情平淡，目光冰冷，对任何现象都没有好奇心。”

米朵笑了：“哦，本来我都不明白我怎么会辞职，原来是好奇心太重。”她想普克现在有点像公安了，他一眼就看出米朵对他有好奇心。

普克问：“你不喜欢做医生？”

米朵摇摇头，也不知是想表达她不喜欢做医生，还是对普克的问题做出否定回答。本来这段日子她的心情一直很郁闷，没有像她期望的那样因为脱离了医院就好转起来。有时她也很想和什么人谈一谈话，可试过几次，总是很难深入下去，弄得她很失望，既是对谈话的对象，也是对她自己。此刻，面对着几乎还是陌生人的普克，她忽然很奇怪地产生了一种交谈的欲望。普克的目光沉着、专注，但并不给人以咄咄逼人的感觉，他的嗓音清朗悦耳，语速适中，显出从容不迫的样子。

米朵低头沉吟了一下，抬头望着普克说：“我也在考虑，当初选择上医学院，现在选择离开医院，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自己也一直不能确定。”她停顿了几秒钟，普克只是温和地看着她，并没有插话。她想了想，又接下去说：“刚学医的时候，我都有点被吓呆了，觉得人体是一个那么复杂庞大的系统，简直像另一个世界。而我拿着手术刀，就可以影响、改变，甚至操纵这个复杂的人体世界，所以那时候我感觉挺自豪。后来遇上几件事，具体情况三言两语也讲不清。总之慢慢地，我发现人体世界的复杂可以有极限，而人的心理世界完全是无限的。不过，我倒不是因为好奇心发生了转移才辞职，我也说不清，也许跟我遇到的那些事情有关吧。”

说到这儿，米朵觉得自己的思路有些乱，便停下来。

普克说：“现在你倒是让我产生好奇心了。”

米朵笑着问：“你对哪部分有兴趣？”

普克认真地说：“一般说来，一个人在作出某项重大决定前，往往有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不过，到了最后关头，又大多有一个激发决定的导火索。如果没有什么不方便，能不能讲讲引发你辞职的导火索是什么？”

米朵笑着说：“果然是搞刑侦的，很善于诱供呵。不过，我倒真想跟你说说这件事，因为说起来还与你的职业有点关联呢。”

房间里的灯忽然暗下来，又响起了轻柔的音乐，原来有人开始跳舞了。不跳舞的人也不再到处乱走，而是各自找了位置坐下。米朵和普克相视而笑，有点无可奈何。他俩面对面站着，也许在别人眼里像是准备跳舞的样子。可普克并没有邀请的意思，米朵正好也不喜欢跳舞，停了一下，她问普克：“还要听吗？”

普克说：“当然。不过，我们可不可以到阳台上去，那里静一些。”

米朵心里正在这样想，只是犹豫着不知该不该直接讲，听普克说出来，不由有点吃惊。她点点头，两人一前一后到了阳台。这套房子在一幢二十四层公寓楼的高层，风很大，使炎热的夏夜变得十分凉爽。

米朵深深吸一口气说：“真舒服。”她总是不太喜欢呆在密不透风的空调房间里，她的房子里也装有空调，但她自己却很少用，宁愿一次次汗湿，再一次次冲凉。她站在阳台上，看到夜空里正是一轮满月，只是覆了一层薄薄的轻雾，使得月光格外温柔，耳朵里被呼呼的风声灌满。高层公寓的下面，是闪烁的华灯。这一切带给她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心境，或许正是这一夜的心境给这一切染上情绪的色彩。她说不清，但她却开始对普克讲述对她产生很大影响的那件事。

三年前的一个周日，米朵是外科的值班医生。急诊室送来一位垂危病人，被人用匕首刺穿脾脏及左肾，大量失血，送到医院时血压已接近于零。米朵及另一名医生同时上手术台进行抢救，等剪开病人衣服后，发现身上其他部位还有十几处刀伤，有轻有重。米朵还是第一次遇见同时受这么多伤的患者，另一位医生和她年纪相仿，临床经验却还不及她丰富，两人一时间简直慌了手脚。稍后米朵冷静下来，与同事合作，她处理

伤势最重的脾脏及肾脏，同事处理其他伤口。手术共进行了十二个半小时，修补了脾脏，摘除了左肾，患者身上总计缝合一百六十三针。抢救过程中，除去上了一次洗手间，米朵连眨眼睛都怕浪费时间。手术结束后，她很长时间都挪不动步子，眼前只有一片血光，那种钻入身心深处的疲劳，可能一生都难以忘记。

之后，米朵去看了那个在手术台上她没有来得及看到面孔的病人。他是个二十岁的小伙子，长着一张孩子气的面孔，眉眼清秀，脸色苍白，让人无法相信有人会对着这样一个孩子下手。米朵不了解具体情况，但她一看到这个躺在病床上虚弱无助的大男孩，就有种难以言喻的心痛，仿佛是她自己的亲弟弟一样，而米朵在家里是最小的一个。

后来米朵又从来医院调查案情的办案人员那里得知，这个叫左小兵的男孩，父母在他十二岁时离异，他被判给父亲，母亲后来远嫁他省，再也没来看过他。父亲再婚后，他就跑回将他从小带大的外婆家住。外婆家境也不宽裕，他高中没读完就辍了学，卖了一阵子报纸，蹬了一阵子三轮车，最后摆了一个水果摊卖水果。他起早贪黑地干，因为货真价实，知情人又同情他的处境，都愿意光顾他的生意。谁知这样一来触犯了旁边一家多年经营水果生意的摊贩，那家人暗自找了当地几个地痞，想将左小兵撵走。偏偏左小兵是个倔脾气，不仅不让步，言语也说得直来直去，惹得那几个地痞上了火，终于对他下了毒手。

左小兵住院期间，米朵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他。左小兵也把米朵当做姐姐一样，不过言语间都是很尊重地称为米大夫。等到伤势基本恢复后，左小兵出院了。医疗费是找打伤他的那家水果贩子出的，但不知他们通过什么门路，居然免掉了刑事处罚，也没有给左小兵赔多少钱。

左小兵的外婆经过这一次打击，又痛又急又气，一病不起，过了没多久便去世了，而左小兵也自此没了踪影。这以后，尽管米朵多次打听左小兵的情况，仍然得不到一丝消息。几年过去，米朵觉得连左小兵的容貌都记不清了，她只是记得他身上那纵横交错的一道道伤口，还有病床上那张苍白无助的面孔。

大约四个月前，医院与有关部门联系好，要取用两位死刑犯的脏器。本来是由肾脏科两位男医生去的，不想其中一位临时有事，另一位与米朵相熟，见米朵没其他要紧事，便拖了米朵一同去。

到了行刑场，押解死囚的刑车也刚到，两名医生出示了有关手续后，戴上大口罩，上车给犯人打针，这种针的作用是使犯人死后体内血液短期内不能凝固，以保持所摘取脏器的活性。米朵心里有种很奇怪的感觉，虽然从医这么些年，鲜血和死亡已经不会令她心惊，但那些都是以医院为背景，而这里却笼罩着另一种气息。

米朵给一名犯人扎针时，不由自主地瞟了一眼那犯人的面孔，她一下子便惊呆了。尽管那人头发蓬乱，脸色灰暗，脸上还有一块块的青紫，米朵仍然一眼就认出，他就是米朵费尽力气从死神手里救回一命的左小兵！

接下来的事米朵已经有些模糊了。似乎是她摘掉了口罩，瞪大眼睛盯住左小兵。而左小兵也认出了米朵，一双木然的眼睛像有火花闪过，却又瞬息即灭。米朵张口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吐不出，左小兵也像欲言又止的样子。两人到底还是什么都没说，米朵机械地为他进行注射，脑子里一片混乱。

十分钟后，荷枪的武警将犯人押下车，临下车时，左小兵回头看了一眼米朵，米朵看到那眼神里充满了悲哀和绝望，也许还有一丝丝愧疚。枪决很快执行。两名医生的任务是摘取肾脏和完整的眼球，米朵有意避开了左小兵的尸体，她实在没有勇气面对那具她曾为之付出过心血而今却已失去生命的身体。负责左小兵的医生忽然说：“噢，这人少一个肾。”

米朵觉得眼前一片模糊，像是三年前抢救完左小兵后眼前的那片血光。

“看，这就是你说的导火索吧。”米朵凝视着遥远的星空说：“我很想知道左小兵犯了什么罪，但我一直控制着不去问，就像跟我完全没有关系一样。可那以后，我觉得我没办法集中精力工作了。一上手术台，心里就怀疑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做的有没有意义。我当然知道自己有些一

叶障目，可我真的控制不了情绪。再加上以前一些困扰我的事，我还是决心离开了。”

在整个的讲述过程中，普克都没有怎么作声，只是当米朵提到左小兵的名字时，他轻轻地“嗯”了一声。讲完后，两人都有一会儿没说话。米朵转过脸来，看见普克用一种忧愁的眼神注视着她。米朵一下子觉得心里有什么被悄悄触动了。有一种沉寂已久的情绪，那种会为某事所触动，会被生命和自然现象所吸引，会对生活进行深层思考和探究的情绪，被眼前这个言语不多、表情平和的普克唤醒了。

普克用一种并非安慰的语气说：“你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常常得面对很多错误，尽管那些错误并不是我们犯下的。”他停了停，目光转向浩瀚的夜空，“不过，我现在有点理解你的心情了。”

那个晚上的派对是什么时候结束的，米朵和普克都不知道。等他们从谈话中清醒过来时，满屋子的客人都已走光，而房主已经在卧室睡着了。

2

普克从派对回家后，一直不能入睡。天很快就亮了，好在第二天是星期天，不必上班，他便任由自己躺在床上回想整个晚上和米朵的谈话。在他脑海里，米朵的形象其实很模糊，因为大部分的时间他们都只是注意着对方谈话的内容，而非对方的面孔。可是他又克制不住地去用想像填充自己的记忆，想像米朵的一笑一颦，想像着那种平静的表面下隐隐流露出的不安和忧郁。米朵让他从内心深处生出一丝新的感觉，他很难描述这种感觉意味着什么，只是知道，一定有些固有的东西发生了改变。

星期一上班后，普克整整一天都在外面查一件案子。下班后他骑着摩托回家，身体感觉很疲劳。一路上不断遇到红灯，只得在一个个路口

停下等待。

城市交通高峰期，各种机动车辆不知从哪里钻出来，将主要干道挤得水泄不通，大量汽车尾气的排放使得本来就污浊的空气变得令人窒息。普克停在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望着垂直方向川流不息的车辆，不知为什么忽然想起了左小兵，紧接着他又想起了米朵。

昨晚普克没有告诉米朵，左小兵的案子正是他们这个处办的。案情很简单，左小兵有两名同伙，一男一女，男的二十岁，女的只有十九岁。那女孩子是一家家政服务公司的钟点工，其中一家主顾是一个大公司的总经理，家境极为富裕。女孩子摸到情况，知道某个晚上总经理的妻子和女儿都回外地娘家，总经理说公司来了几个重要客户，他得天天陪着，晚上不能回家。左小兵便和男性同伙半夜潜入行窃。谁知总经理根本不是有客户要陪，而是带了一个女人回家，正碰上左小兵他们翻箱倒柜。总经理带回的女人吓得大叫，左小兵上去一刀就将她捅倒。没等总经理反应，又是一刀，总经理吭都没吭一声就死了。左小兵和同伙不甘心，继续在房间里搜了一番，得到一些贵重首饰和几千块现金，才准备要走，正遇上怀疑丈夫行为不轨、一个回马枪杀回家里的总经理夫人开门进来。左小兵他们还没来得及动手，那女人已经狂叫着冲出门去，紧接着楼洞里被惊醒的邻居报了警，左小兵他们刚逃到楼梯口，就被治安联防队员堵住，很快110巡警车赶到，两人束手就擒。总经理当场死亡，他带回的女人被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案件审理过程中，面对指控，左小兵供认不讳。很快市中级人民法院便对此案进行了宣判，左小兵被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普克在听完米朵的故事后，就完全相信了这个巧合——左小兵的生命被米朵的手术刀挽救过一次，却最终又在普克他们手里失去。当米朵讲述过后，不知为什么，普克当时就是无法将真相告诉米朵，仿佛米朵的伤痛是受到了自己的牵连。他也知道这其实很荒唐，他只是在履行他的职责，而左小兵也是罪有应得。可听了米朵的故事，他却不由自主地去想，左小兵落到这一步，除了左小兵自己以外，还有谁应当对此承担一定

的责任？

普克想得太入神，没有觉察到红灯已换成绿灯，后面的车辆不耐烦地掀起了喇叭，一个司机将头伸出车窗，态度很坏地骂了几句脏话，城市的拥挤和喧嚣使得人们变得暴躁。

普克换挡启动加速，夕阳的余光被鳞次栉比的建筑撕碎，斑斑点点地投射到路上，普克穿梭在已经柔弱无力的光线中，心底忽然升起了一种强烈的欲望，觉得必须马上见到米朵，和她谈话。至于该谈些什么，可以谈些什么，那都是不重要的事。

普克马上在可以停车的地方停下来，找了一部公用电话，打到米朵家里。头一天两人分手时，互相交换过电话号码。普克平时除了公事不得已外，是个不喜欢电话的人，很少打私人电话，也极不善于记电话号码，可这次，他居然不用翻号码簿就直接拨通了米朵家的电话。

“喂？”是米朵的声音，电话接得很快，像是就在话机旁的样子。

“你好，我是普克。”普克一开口，才发觉自己其实并没想好该怎样对米朵讲。可他听到电话那端米朵的声音里明显地露出一種喜悦。

“普克呀，真巧，我正在找你。”普克听着米朵的声音，觉得她似乎一点也没想到要有意表现出一些矜持，“我今天给你们单位打过两次电话，都说你不在。你家里又没装电话，真不知该怎么找你。”

“米朵，我想和你谈谈左小兵，你现在有空出来吃饭吗？”

“好！”米朵回答得很爽快，“我们约个地方见吧。”

十五分钟后，普克和米朵在一家面积不大但环境颇优雅的小餐馆见了面，简单点了几个菜。等菜的时候，两人一时间没有讲话，普克看到米朵的脸渐渐红了。

那天吃饭，普克到最后也没和米朵谈起左小兵。米朵也不问，像是知道普克要对她说的事，正是她内心深处最拒绝接受的事。他们漫无边际地聊时，才发现两人的生活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都是远离父母在X市，酷爱读书、听音乐，喜欢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不喜欢参加没由来的聚会（说这一点时，两人相视一笑），不会打牌、玩麻将……都还没有

结婚。

这顿饭吃得前所未有的长，可是两人都吃得不多。从餐馆出来后，他们沿着马路走了一会儿，天气很热，而两人对此都变得很迟钝，只是慢慢地走，虽然不再说什么话，却一点也没有冷场的尴尬。后来普克想到明天必须要完成的一些工作，停下来看表，发现已经 11 点多了。

“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普克一向不是个没有时间观念的人，这一次他真的有些吃惊。

米朵马上醒悟过来，看看表说：“呀，这么晚了。真是，这两个月我日子过得乱七八糟，忘了你明天还要工作。”

道了再见，两人各自转身走了。米朵刚走几步，忽听普克在后面叫她，她停下脚步回头去看，普克大步赶了上来。

“我刚才忘记问你了。你有没有想好下一步的打算，我是说，工作方面。”

米朵长长吸了一口气，低头想了想，抬起脸说：“我得先让自己明白，我在找寻些什么。”

普克点点头，温和地说：“嗯，也许需要耐心等待一段时间。不过我知道，你最终会找到。”

然后，两人向着各自回家的方向，沿着城市夜晚渐渐静寂下来的街道，慢慢走回去。

第二章

1

7月11号是星期二，将近中午12点时，X市文化局的一间办公室里，王敏皮包里的寻呼机响了，她简单回了一个电话后，匆匆收拾着办公桌上的东西，对同事老刘说：“刘姐，家里临时有事，我下午可能来不了啦，要是科长问起来，你帮我请个假。”

老刘笑着说：“没问题，最近科长家搞装修，他忙得顾了头顾不了脚，几天都没到我们办公室来过。就算来了，小王你有事，那不是一句话吗？”

王敏笑着揉了揉老刘一下。“刘姐，你什么意思，臭我啊？”不等老刘多说，便拎着包走了。

市机关的办公区和家属区紧挨在一起，中间隔着一堵墙，不过有一道小门，时锁时开。两个区各有各的大门，门口都有武警站岗，没有出入证件的人员进出，必须到传达室登记。按规定，机关工作人员上下班都应当从大门通过，不过在非上下班时间，总有人借着那个小门出入家属区。

王敏平时都是走大门的，今天因为急着回家，看到小门正巧开着，便从小门穿过，进入家属院。她住在十七号楼二单元三楼，上到二楼，就听

见对门邻居张国强家养的那条小狗在门里狂吠起来。那狗名叫波比，是条好奇心很强的京巴犬，只要不是它的主人回家，任何外人一上到二楼，它便兴奋地叫个不停，还会扑到门上又抓又挠。直到别人进了自己家的门，或是超过四楼，它才会停止狂吠。

王敏曾和张国强开玩笑，说波比是这个单元的治安联防队员，有它在，大家都不用担心小偷，强盗了。其实王敏心里是有点烦这条狗，只是不好说什么。上到三楼，开了两道门进去后，外面的防盗门就没有锁，只是虚掩着，单是将里面的大门锁了。

接下来的十分钟，王敏动作迅速地冲了一个澡，换上薄薄的睡裙，没有穿内衣裤。她一边竖着耳朵听门口的动静，一边从冰箱里拿出两个苹果，削好皮后放在水果盘里。

这时对面家里的小狗又叫了起来，很快大门传来钥匙轻轻扭动的声音。王敏忙走上前悄悄将门打开，等来人进入后，又轻轻将两道门都锁死。

门刚锁好，背后的男人一把将她搂住，王敏呻吟一声，和他紧紧吻在一起。两人什么话都没说，抱着揉着一步步挪到卧室的床上，两双手忙着为对方脱衣服。王敏的睡裙一下就脱掉了，而他的裤子却麻烦一些，王敏一边为他脱，一边咯咯地笑起来，他忙用吻堵住她的嘴。在进入王敏之前，他从扔在地上的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避孕套撕开戴上。王敏脸色绯红地膘了一眼，迫不及待地搂住他的腰。

事后，两人汗淋淋地躺在床上。王敏闭着眼，享受着他的抚摸。好一会儿，她轻声笑着问：“你刚才电话里说的要紧事，就是这个事儿？”

他的手重重揉了一下王敏，王敏又咯咯笑起来，翻过身子扑到他胸前说：“你不知道，我就喜欢你这种表面庄重，其实骨子里透着坏劲儿的男人。”

他半真半假地问：“真的？难怪现在人家都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我看，你们女人都有点犯贱。不过，我要的就是这个贱劲儿。”

王敏掐了他一把，笑着骂他“坏蛋”。

他又小声问：“对门人家熟吗？那条狗挺讨厌。”

王敏说：“不熟，就是见面打个招呼。那狗叫波比，一天到晚叫，吵死人。哪天趁他家没人，把它骗出来杀掉算了。”

他斜了王敏一眼。“你敢吗？”

王敏说：“我不敢，你敢呀。这种事，还是得男人干。”

他笑了笑，没作声。又过了一会儿，王敏要拉着他一起去冲凉。

他懒洋洋地说：“被你搞得精疲力尽，不洗了。”

王敏笑着扭他一把说：“现在不狠了？”

他笑着推王敏。“先洗你的吧，我歇会儿再说。”

王敏笑着说：“你就不想看看‘贵妃出浴’？”

他笑着拍了一下王敏赤裸的身体说：“快去，出浴时叫我。”

王敏这才笑着去浴室。

冲过凉，王敏真的在浴室小声叫：“‘贵妃出浴图’，不看白不看。”

他从床上爬起来，走进浴室。看见王敏面朝着门，一丝不挂地在镜子前站着，便上去抱住她。他笑着将王敏转了一个方向，面朝镜子搂着，手臂搭住王敏的肩膀，两手拨弄着王敏说：“真是漂亮女人。”又说，“你不是想知道我在电话里说的要紧事吗？”

王敏笑着仰起头亲了他一下，说：“你能有什么好事儿。”

他用低低的声音轻轻说：“我是想告诉你，你这样恬不知耻的女人，真是该死！”

那个“死”字说出的同时，他的手臂一紧一扭，随着“咔嚓”一声骨头断裂的轻响，王敏脸上的笑容，就此永远凝固。

之后，他很从容地将软瘫下来的王敏放到地上，用一块小毛巾垫着，把淋浴用的花洒扭开，仔仔细细地将王敏冲了一遍。然后走出浴室，到卧室穿上衣服，拿小毛巾包起用过的避孕套，揣进裤子口袋。又将床上细细地理了一遍，把每一根毛发都拣起来，装进自己的口袋。

他扭头看到梳妆台上王敏的皮包，走过去看了看，小心地用两个指头将里面的寻呼机拣出来装好。出门前，他看到桌上的两个苹果，想一

想，拿起一个吃了，又从口袋里取出小毛巾，将苹果核包进去，再装好，最后环视了一下房间，轻轻地开门走了。楼道里很安静，他的脚步很轻，只是波比又开始兴奋地叫起来。

2

7月12日中午，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来到市机关家属区十七号楼二单元三楼，一边敲门一边叫：“妈妈，妈妈，开门哪！”敲了很久都没有反应。

这时，对门邻居家的门打开了，一个中年女人探出身来，她身后一只小狗见缝插针地冲了出来，对着小男孩又叫又跳。

小男孩弯下腰叫：“波比，波比，不认识我啦，这么凶干什么！”波比绕着他转了几圈，认出是熟人，便不再狂吠，自己摇着尾巴回到家里。

小男孩对中年女人说：“阿姨好！”

“噢，丁丁呀，你来找妈妈？”中年女人认出男孩是王敏的儿子，问道。

“是呀。挺奇怪的，前天晚上妈妈跟我讲好，说昨天晚上要带我去看电影。我等了一晚上，她也没给我打电话，我打电话也没人接。今天上午打到她办公室，人家说她请假了，没去上班。我打了好多遍传呼，她也不回。阿姨，您知道我妈妈上哪儿去了吗？”

中年女人说：“噢，不会吧，昨天中午我好像还听到她回家的声音嘛。不过，下午以后就没听到了。你有没有问问外公、外婆？”

“问了呀，都说不知道。”小男孩委屈地嘟起嘴。

“你没有家里的钥匙吗？”

“以前有，现在没有了，只有妈妈有钥匙。”

中年女人小心地问：“那你爸爸……”

男孩说：“爸爸出差好几天了。所以妈妈才说要带我看电影的。”他走到自己家门前，抓住防盗门的栏杆使劲晃了晃，显得有点着急。

“这样吧，阿姨给你出个主意，你到阿姨家来打个电话给110，就说爸爸、妈妈都不在家，自己的钥匙丢了，进不了门，请他们帮你开一下门。”

“警察会不会来啊？会不会骂我乱打报警电话呀？”小男孩有点怕。

“不会的，上次阿姨单位有个住高层公寓的，钥匙被锁在屋里，煤气炉上又煮着东西，急得不得了，还不是找的110，人家一下就帮他开门打开了。别怕，再说阿姨在这儿呢，要骂也得骂大人，是吧？”中年女人热心地说，把小男孩拉进了自己家。

电话打通后，男孩按阿姨教的讲了情况，警察真的答应来，并问了详细地址，说稍后就到。大约五分钟过后，警笛声就到了楼下，一男一女两名警察上楼来了，看到男孩就问是不是他报的警。

男孩懂事地说：“是我报的。对不起，给叔叔、阿姨添麻烦啦！”

中年女人也陪着笑说：“我是他家的邻居，大人都不在家，小家伙进不了门，怪可怜的，麻烦你们啦！”

两位巡警笑笑，没说什么。那名男警上前推了推门，四下里看看，问中年女人：“这房子的南面有阳台吗？”

“有倒是有的。不过两家的阳台隔了好几米呢，我们是不敢爬过去的。二位要不要来看看？”

巡警跟着女人到了阳台，估计了一下距离，那男警便跨上阳台边沿，然后像壁虎一样紧贴着墙壁，动作敏捷地跨到中间一扇窗户的窄边儿上，再小心地跨到王敏家的阳台上跳下去。阳台上带玻璃窗的铁门敞开着，男警凑上去看了看，将纱门靠近插销的地方撕了一条缝，手伸进去拨开插销，推开纱门走了进去。男孩和中年女人松了一口气，赶紧走出房间，到走廊里等着巡警开门。

巡警打开门后，对男孩说：“小朋友，下次记着，家里没人的时候，要把阳台门锁上，否则小偷很容易从阳台爬进家的。”

男孩赶紧点头答应，又说了好几遍“谢谢”，然后和邻居女人目送两名巡警下了楼，男孩这才进了自己家门。